

由《皮浪学说概要》浅析希腊怀疑主义：成为怀疑论者的好处与坏处

沙之洲 2020012408

0 背景

皮浪学说是由皮浪所创立，其主张是“通过悬置判断的方式，来达到内心安宁和人生幸福”。皮浪学说也被称为怀疑派学说，该学说对近代的西方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皮浪本人，也因为不执著于任何事情而被称为“道德圣人”。

而《皮浪学说概要》是由塞克斯都·恩披里克整理了公元2世纪以前希腊怀疑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撰写而成，是当今研究希腊怀疑主义哲学重要的一手文献。

1 怀疑论

怀疑论实际上一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回想一下小时候我们听过的“杞人忧天”这个成语，会觉得故事的主人公非常可笑，每天为“天是否会塌下来”而发愁，但是这个杞国人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怀疑论者：他的问题也很简单——关于天是否会立刻塌下来这件事，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外在理由来保证的。当杞人为此寝食难安的时候，他已经触及了怀疑论的本质。人们天空不会塌下来，相信太阳照常升起，完全是因为过去一直如此，但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能为未来提供任何保证。我们会为将来的生活作打算，也仅仅是因为我们持有盲目的信念，认为明天也会像昨天一样如约到来；而在怀疑主义眼中，任何信念都可以成为哲学怀疑的对象。

古代哲学是以各式各样的独断论开始的：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很随意地选择了一些元素作为世界的本源，这么做的进步意义在于以可见的自然物取代神明解释世界的规律，但是，这样的论证并不比神学更高明——毕达哥拉斯干脆围绕四则运算建立了一个教派；对于道德哲学家来说也是一样，柏拉图想当然地把人的身体同城邦的阶级作比较，按照身体各部位的特点，构想出一套奴隶制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古代哲学家发表自己言论，几乎没有什么门槛，但是当你要求他们证明这些观点时，他们就漏洞百出了。

漫步在哲学的花园中，真正令人着迷的是那些引人沉思的诘难：高尔吉亚问出，世间的万物是否真的存在？苏格拉底提出，正义与善是否是人的本性？柏拉图质疑，我们的感觉是否真实？运动是否只是连续的静止（芝诺）？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否真的可靠（休谟）？人是否拥有不依赖于外物的意志自由（马克思）？科技进步是否必然改进人的生存状况（海德格尔）？这些哲学问题绵延千年，即使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给出一个让每个人都满意的答案。

既然为这些哲学问题寻找独断信念的回答这件事情是徒劳的，对于公元2世纪的哲学家恩披里柯，或者说他笔下五百年前的那些希腊怀疑论者来说，怀疑就成了他们最后的倔强。看起来，怀疑论只是一种放弃和退缩，然而在说服别人放弃这件事上，怀疑论者们可是非常努力的。恩披里柯存世的几卷本著作，几乎把当时所有门类的人类知识和信念驳斥了个遍，怀疑一切可能成为是非标准的东西。对怀疑论者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可靠的，既然知识必然包含信念，寻求知识也只能是一种于真理无干的行动——尽管怀疑论哲学家大都知识渊博。

怀疑论值得我们敬佩的，是敢于持续与独断论对抗的勇气。在对独断论的驳斥过程中，间接地捍卫了哲学论证：如果无法构造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不应该接受任何看上去理所当然的结论。虽然某些人可能会认为，这错失了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意义，但是怀疑论可以为那些想要在哲学里寻找安慰的人留了一方天地。皮浪和恩披里柯都说，通过放弃做判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置身事外的宁静。

2 成为怀疑论者的好处与坏处

有了对于怀疑论的整体概述之后，我们将专注于作为怀疑论者的一些具体细节，来深入讨论成为怀疑论者究竟会带来哪些好处与坏处。

怀疑论者对**是非标准**的否定，是以其带来的“好”与“坏”作为支点，入手进行分析。传统流派的代表，斯多亚派认为可以将评判分为三类，**好、坏和无所谓好坏**。“好”就是有用的东西，“坏”就是有所损害而需要回避的东西，“无所谓好无所谓坏”则有三个意义：第一，不是爱好也不是厌恶的对象；第二，即使是爱好或厌恶的对象，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对一个事物的爱好或厌恶超过另一事物；第三，它意味着无关紧要，既无助于幸福也无助于不幸。怀疑论者会认为，斯多亚派的**好、坏和无所谓好坏**者三个概念是基于相对的体验的，不同的物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状态下，对同一事物都会给出不一样的回答。怀疑论者据此得出，斯多亚派的主张，无法触及到事物的独特本质，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能够被共识承认的，就是好的或坏的或无所谓好坏的事物。因此，基于对斯多亚派的批评，怀疑论者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分为两步走：第一，**悬搁判断**，怀疑论者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判断，与其对立的判断，在证明层面，都有同等的效力，所以他们通常采取的策略是“对各种意见争论保持无动于衷”。第二，**消除主观意见（信念）**。“因为断定某事本身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乃是行动者自己附加上去的主观意见”，而这种主观意见在行动中不可避免会导致行动者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具体来说，对于一件行动者认为是好的事情，行动者会因为没有得到而产生焦虑，即使得到，行动者也会因为害怕失去而继续焦虑，因此怀疑论者主张不保有任何主观信念。而后文讨论的有关成为怀疑论者的好处与坏处，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好与坏作为一种并置的论述而进行的。

如果深究“好处与坏处”的根源，就必然要涉及到“标准”问题。根据恩披里克，“标准”有两种用法：“它可以指判定信念的真假的尺度”；它也可以指行为的标准——在生活行为中我们根据这些标准做某些事情或不做某些事情。“怀疑论者以“呈现”或者说“现象”为标准，他们与经验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是重视感官感觉。以上他们关于标准的两种说法仅仅是“其他意义上的标准”。在《皮浪主义概要》第二卷探究了另外一种标准，即真理标准。对此，怀疑论者自然是悬搁判断，不去断定这个标准是否存在。即使这个标准存在，怀疑论者会质问的是，由于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那么关于真理存在与否的争论通过什么被判断的？而关于标准是否是公认的，又是通过什么被判断出的？这又会牵涉由谁来判断、通过什么手段来判断、判断的根据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关于标准的循环倒退问题。而其中所涉及的由谁来判断，谁构成了判断的标准问题，则视为对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主张的反对，因为在怀疑论者看来，人是不可理解的。于是，任何企图主张真理的标准的人，就会陷入循环论证、无穷倒退的地步。这正是怀疑主义之所以要悬搁判断的“五个方式”之二，其余三个为：意见分歧、相对性、假设。意见分歧、相对性，可以说本身就内在于争论的双方，而怀疑论者拒绝不加证明的假设先行于一个命题。古典学家欧文认为，**循环论证、无穷倒退和不加证明的假设**是“怀疑论者手中一件有力的武器”，而且如果它们“穷尽了任何企图辩护的可能性”，那么这“看起来不可接受的”怀疑主义就变得“充满吸引力”。

在怀疑主义形成气候之前，苏格拉底通过所谓的“助产术”和“诘问”的方式，让对方陷入自相矛盾和哑口无言的境地，并不厌其烦地追问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柏拉图质疑了流变的、非固定的东西，去探求永恒不变的“型相”或“理念”。柏拉图强调对理念的把握，批评流变的、生成着的现象世界，认为现象世界具有欺骗性。怀疑论者则恰恰与之相反，他们“听从现象，接受并遵守他按照事物向他显现的方式必须对事物进行的思考”。哪怕巴门尼德批判了感官和信念的不可靠，怀疑论者仍然可以出于永恒不变的“一”的难以把握、不可知，而予以反对。怀疑论者会认为，“当柏拉图论及理念或天命，或德性的生活比邪恶的生活更可取时，如果他在断定这些是确切的真理，他就是在独断。”诚如欧文指出的，“怀疑论的中心问题涉及‘标准’的问题，即用于区分真的现象和虚假现象的标准问题。”那么，结合对怀疑论者关于标准的诘问，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这一区分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论变化的实在性也是存疑的。因为巴门尼德的“一”、柏拉图的“理念”不过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所区分的两个世界之真实或虚假仍然是基于某种标准的。

与标准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怀疑论者对现象和存在的论述。黑格尔说，“怀疑派只是主张有现象，只主张有主观地被假想为真实的东西，可是这样一来，一般的客观真理就被否定了。”不仅如此，怀疑论者的“话语中根本不出现存在这个字眼，根本不出现一句涉及存在的话；例如，他们在一句话中，就总是用‘显得’来代替‘是’。”既然无法获得真理的标准，也不能认识真实存在的事物本身，那么怀疑论者就会建议我们对事物本身、对本质保留判断，从而只是承认现象，只是承认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怀疑论者在古代哲学中继伊壁鸠鲁之后，**恢复了感觉的地位**，而感觉又是来自于身体的，可以说怀疑论在哲学层面部分地提高了身体的地位。后来的文艺复兴在艺术上张扬了身体，但仍然更强调人的理性灵魂，而当鲍姆加登提出建立感性学的时候，感性不过是一种低级认识。身体地位的再次突出，恐怕就是法兰克福学派

和后现代主义所要主张的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正是要冲破理性的压制，福柯更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对抗的手段。

当然，如果说怀疑论者提高了感觉或者身体的地位，实际上也是不恰当的。严格说来，怀疑论者虽然承认感觉，承认感官印象，但是这种感官印象是**被动的，不具有主动性**。怀疑论者在回答“怀疑论否认呈现吗？”这一问题时给出的答案，已经足以说明他们对感觉的态度。他们肯定现象，但肯定的只是现象对他们的呈现本身这一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呈现就是现象。这种呈现是一种接受性的。黑格尔认为，感觉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东西，这种感受性和活动性是来自于知觉，受到意识的规定，而被感性确认的事物并不能被宣称是真的。理由很简单，在怀疑派的“十个论式”中排在第一位的比方就是动物机体的差异性，“主体的差异性当然造成了导致了一种感觉的差异性”，换句话说，造成了某物对于主体说是怎样的，而这一种表象的差异性，也就是好像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感觉决定了对于性质的表象，因此性质的表象因感觉的差异性而不同。”黑格尔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感觉的差异性使得感觉并不具有普遍性，黄疸病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感觉的差异性，意味着很难确定一个标准来衡量。所以总的来说，**怀疑主义的立场就是接受感觉的呈现，而悬搁了以感觉为基础的判断。**

至此，我们评述了怀疑主义的主要姿态：对标准的质疑。接下来我们简单论述一下“成为怀疑论者的好处与坏处”这一事件将会面临怀疑论者如何的“怀疑”。前面讨论了怀疑主义对“好处与坏处”的批评，这个批评在这里仍然具有效力。而退一步来拆析“成为怀疑论者”这一事件的话，如果成为怀疑论者是好的，那么这个判断就意味着怀疑论者是比较某些其他类型的论者更好的，但是怀疑论者本身是不会肯认这个说法的，他们会认为“谁也不更”，“这个不比那个更如何”，其深层的理由是，“相反者等效”，也就是**相反或相对立的对象具有“同等有效性”**。同等有效性与怀疑论者对“标准”问题的看法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没有证据可以表明成为怀疑论者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去谈论好处与坏处就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情，只能被归结为纯粹的主观意见，而这恰恰是怀疑论者所极力要摒弃的。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跳出怀疑论者的框架来评论怀疑主义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本文认同黑格尔的哲学史叙述，黑格尔从意识的运动来阐释怀疑主义，认为希腊哲学发展到怀疑主义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突显，在**自我意识面前，存在与普遍性都黯然失色**，自我意识成为了本质性的东西。但是这种自我意识仍然只是一种个别性的意识，是分裂的意识，可以说是表象的混沌，是感觉被动性地接受出现在主体面前的现象。当怀疑论不作任何判断的时候，自我意识是空洞的，他们看到了否定，但是没有看到否定的否定，不能从中看到积极的东西，因而是一种片面的、没有实质内容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有句精彩的比喻，怀疑论者**从有限的立场出发去规定无限，但是没有看到有限与无限的联系**，没有看到差异和同一的统一，因此，只能说怀疑论**具有一定的思辨性，却没有进一步往理性上升。**

恰恰是怀疑论的这种思辨性特征，使得黑格尔在一开始就给予了怀疑论以非常高的评价：“自古以来，直到如今，怀疑论都被认为是哲学的最可怕的敌人，并且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因为怀疑论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它把一切确定的都消解了。”即使我们悬搁了怀疑论，**它依然站在它原来的位置，并且拥有着绝对的权威。**”而当怀疑论以不作判断的姿态独自屹立时，万事万物不再有差别，因为对待事物的态度也是漠然的：世间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归根结底，怀疑论是对一切感性认识的结果的怀疑。或许成为怀疑论者的最大好处，可能就是思辨性，而且怀疑一切就等于新建了一个衡量世界的标准，从主体来说，就等于重塑了世界观，成为怀疑论者的其他好处或许也是基于这种怀疑的思辨性。

但是，正如黑格尔所发现的，怀疑论者的自我意识实质上是空洞的，在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我们真的可以悬搁判断，不带任何信念地生存吗？我们如何在文明冲突和社会矛盾面前做出理性的选择呢？如果不能，那么现象世界恐怕就真如柏拉图所指责的那般混乱虚假了。